



禮疑類輯

六

喪禮

卷十五

口 12  
2467  
6





門 4-12  
號 2467  
卷 5-6



禮疑類輯卷之七



喪禮



朝夕哭

朝夕哭諸節

河西曰朝夕哭奠即禮之昏定晨省也

陶庵曰按代哭既止夕哭當自此日始。四禮便覽下同

又曰古之成服必於朝哭云云。詳見成服條中成服時雜儀條

同春問朝夕哭時當有拜禮而喪禮闕之何歟愚伏

曰家禮朝夕哭奠有再拜之文何以云闕之耶又曰

哭奠是一時事非兩項事



又問愚伏曰云云見此說如何沙溪曰喪人常侍几筵故無朝夕拜謁之禮也家禮朝夕奠再拜非為朝夕哭也為設奠也今人皆以朝夕哭及奠為一項事常以為非曾考士喪禮果為二項事愚伏說非是

語類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朱

子曰父母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

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之○通解士喪禮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疏直云婦人哭

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

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主人即位辟門主人

拜賓右還入門哭云云右朝徹者盥于門外升自

阼階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云云右徹大歛

奠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賓出主人

拜送云云右朝奠

問朝哭俟日明夕哭俟日暗吳益升尤庵曰禮記夕奠

逮日家禮夕奠畢奉魂帛入靈床哭盡哀合二禮觀

之則似不至暗矣

又曰朝夕哭不拜若以為常侍几筵之故則朝夕奠

朝夕上食何以有拜也此不可曉朱子嘗晨夕謁廟

以一日暮醉歸為未安而仍廢夕謁據此則夜歸几



筵而廢哭拜者或彷彿於此耶不敢質言答宋奎濂

又曰虞後朝夕哭時不須啓門燃燭雖葬前燃燭非

禮也答閔元重

奠

朝夕行奠之節

退溪曰朝夕奠有別床上食時勿撤可也有前後床

則朝夕奠奠於前床似可錄言行

南溪曰朝夕奠與饋食于下室乃兩節而方氏合而

論之恐未安答李彥純

問朝奠及題主條云再拜哭盡哀遷柩條哭盡哀再

拜虞祭則哭再拜文勢不同丘儀於此數者皆以且

哭且拜爲之儀節黃宗海沙溪曰丘儀亦可從也

退溪曰執奠子弟之職或子弟有故親執可也答金就礪

寒岡曰喪主洗手親祭決不可也無族人執事則令

行者可以代奠內喪則令婢子可以代之答盧亨運

問葬前奠上食主人自行則似當盥手尹案尤庵曰當

用略自澡潔之文或無妨矣

問朝奠條不言主婦閔采萬南溪曰殯後男子位于堂

下婦人猶在堂上饋奠之時恐無不叅之理既叅則

又恐無不拜之理



朔望行奠之節

同春問三年內殷奠無祿降何歟沙溪曰孝子常侍几筵故不為祿降也

南溪曰朔奠雖用肉魚麵米食而稍減於大祭鮮不必用如醬亦當依上食設於食床中羹當置於匙櫟之內皆象生時之義也答成文憲

退溪曰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混依祭行之今思未為得也答鄭惟一

又曰士惟朔奠者先王制禮有降殺等級然今人非至於窮不能辨則并舉望奠亦未為僭也答權好文

沙溪曰按家禮無論士與大夫皆無月半之奠蓋朱

子斟酌時宜從簡之道也東俗雖寒士家亦設於月半非家禮之意然其來已久似難猝變家禮輯覽

同春問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月半奠固是大夫禮然平日家廟常行望日祿禮今於几筵豈可全廢惟饌

品與朔奠有差如何沙溪曰望奠差減而行之為可遂庵曰朱夫子朔望歸奠與家禮有異誠不可知無

乃章齋贈爵至大夫祝夫人從贈三年祭奠用大夫之禮故如此耶若然則不必為士望奠之證耶答李東

問士喪禮有輟朔奠之文云云成爾遂庵曰奠則必



留酒果者以其依神也朔奠雖輟糗餅之屬酒果則仍存可也何必并輟酒果然後方謂之輟耶

俗節別設合設之辨

沙溪曰俗節因朝奠兼上食行之似過盛朝上食後別設無妨答同春

同春日上食後別設恐當答閔維重

尤庵曰俗節重於朔望審矣問解所答恐別是一義也以兼設於上食為過盛而欲別設焉若以常情言之則別設為重而合設為輕今反以合設為盛恨不得稟質也答李津

問問解答同春俗節之問云上食後別設酒果數品俗節但言流頭七夕重九等節歟抑並言正朝秋夕寒食端陽四節歟吳益升尤庵曰當如老先生說矣然兼行於上食恐亦無妨也既云俗節則似是普同言之耳

南溪曰沙溪以為過盛者恐其同設與朔奠無別也依其說別行於上食後恐當答金裁

遂庵曰俗節因朝奠兼上食是今世通行之例上食後設未嘗聞也答金秀五

發引日行朔望奠之節見發引條



發引前諸子女別奠當否同上

葬後朔望奠見葬後諸節條

祥後行奠之節見祥後諸節條

父在母喪祥後饋奠當否見父在母喪諸節條

在外行奠之節見離喪次諸節條

上食

成服前上食當否

退溪曰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歿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

生者三日不食亦為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歛前已

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答金就礪

沙溪曰五禮儀襲下有始設朝夕奠及上食之文而

禮經及家禮則成服之日始設當從禮經家禮輯覽

陶庵曰成服前上食終恐非時襲奠前用度閣之義

已極精細只當依此而已奉養之具四字未敢知上

食之必在其中也答徐宗華

在途成服前饋奠見喪變禮道有喪條

上食處所與葬後諸節條中葬後上食當否條所引檀弓朱子諸說參考

退溪曰今俗殯前設几筵朝夕奠及上食皆行於此



矣儀禮有饋食下室之文下室猶今中堂然則古人設几筵處只行朝夕奠而上食則象平時行於中堂矣此與今制不同未知其上食處以何依神而上食也

答趙振

同春曰據禮大斂始有席而無几至虞始設几筵相配下室之禮在於未葬生事之時則其不配設几筵無疑况葬前奠時經與紀明言設席於室奧東面不言設於下室則其以殯室為主也明矣寧有歸重於下室反設虛位於殯室之理耶

答姜碩期

答李碩堅

尤庵曰下室燕寢即今內堂也

南溪曰下室即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然後世難備此制故乃於靈座前行之亦自有義

答文後開

上食時陳設行事諸節

同春問三年內朝夕上食禮無燃燭之節而奠賻儀有燃燭之文退溪先生亦曰上食時廢燭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代以油燈無妨云當依此遵行耶沙溪曰申生義慶及礪城說錄上

申生義慶曰云云從禮經之說早暗則燃燭既明則滅之可也○礪城尉宋公寅曰家禮大小祭祀并無用燭之節而儀禮有質明滅燭之文禮記有



禮類彙編

日不足繼之以燭之語以此觀之燭之為用只以  
破暗無預於事神之道也

退溪曰上食時只奠一酌可也但朔望則依五禮儀  
註奠三酌恐或為宜答金

南溪曰上食用酒雖無明文世人行之已久有不得  
而廢矣三年內上食乃以象生時為主當右設無疑

答梁沙溪曰代神祭乃盛祭時禮也朝夕上食則不當為  
得中

之答同尤庵曰進茶後抄飯一節恐是東俗家禮則無之恐

當以家禮為正答或

陶庵曰抄飯一節鄙家以三年內象生隨俗行之三  
年後則不行之矣答李

南溪曰上食終始立哭者是也答朴

又曰奠及上食無論輕重皆當用一再拜之禮答李

問使婢僕上食不謹不如不行金退溪曰此甚未  
安但亡者或慮其若是而有廢其上食之遺言則只  
朔望可矣無是而卻廢几筵之奉未可輕議也

上食不用拘忌  
南溪曰新舊喪雖不同上食非時忌祭當齋之比則



禮記卷之

往返喪家後叅上食恐無大妨答洪重楷

又曰痘患不可廢饋奠哭泣云云詳見喪變禮染患中喪禮諸節條中

饋奠不忘痘患條

### 夏日三上食

同春問人或有夏日三上食者如何沙溪曰儀禮註疏有所論

士喪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註饋朝夕食也疏鄭註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

南溪曰禮無三上食之文獨我國文昭殿之制如此豈聽松孝思無窮姑遵此制耶栗谷之載于行狀亦非以為後世法只明其當時自致之實耳答沈侃

### 值先忌緇禮上食用素當否

慎獨齋曰神道固與生人異但葬前則雖不祭祖先而其日用素似合情禮答崔慎

尤庵曰父母葬前一用事生之禮則其行素之日用素饌於饋奠亦或人情之所宜然不敢質言答或人

又曰先賢之說以為父死於祖喪中則葬前用素饌自虞祭以後則用肉饌蓋虞以後則神之故也喪



禮記卷之七

中尚然况忌日乎

答金學

問葬日即親忌云云

洪重楷

南溪曰下棺時刻若在平

朝以前則自朝上食用肉若在辰巳以後則朝上食

用素自題主奠始用肉如何

答閔泰重

同春曰喪中死者祖先忌日恐不必用素

南溪曰若葬前則雖每忌素饌亦可卒哭後似當用

肉饌

又曰泛言三年內上食之禮則既在虞卒哭神之

後故可以不用素饌矣今此先墓遷改之時則又與

常時上食之時有間孝子若有不安之心則當以此

推而上之體先府君孝心而略變其禮恐亦或有其

義矣然未見有明文故不敢質言

答閔鎮厚

問將行曾祖緇禮而於亡親几筵朝上食當用素饌

云云

李命裁

陶庵曰以生人而體亡者之心雖若不安

而葬後則以神事之禮也只當用常饌殷奠亦無可

廢之義

發引日朝上食

見發引條

葬日值先忌上食用素當否

見上值先忌用素當否條中南

虞祭日夕上食

見虞祭條



刑類考卷之七

葬後上食當否見葬後諸節條

練後上食哭泣有無見練後諸節條

父在母喪祥後饋奠當否見父在母喪諸節條

新喪成服前前喪上食當否廢朝夕哭并論見喪變禮并

有喪條

新喪葬前前喪上食用素當否同上

并有父母及諸親喪饋奠行事之節同上

私喪中遭國恤饋奠行廢用素當否見國恤條

條

追喪除服前上食當否見喪變禮追喪條

無後諸親喪撤几筵遲速見喪變禮無後喪條

生辰

同春問先考生日適在季秋欲於三年後因其日行

禰祭而第未知三年內設享亦難免非禮之譏否沙

溪曰几筵異於祠堂以酒果餅麪如朔奠禮設之如

何此非祭禮恐無不可

問三年內遇亡人生辰上食後別設數饌行之何如

吳光益升尤庵曰恐當如此鄙家喪中象平日饌品稍備

而行之耳

南溪曰生辰祭雖曰非禮之禮三年內則又不可不



行其儀倣俗節別設答沈壽亮

陶庵曰生朝之祭一日再祭恐近於瀆兼設於殷奠似為允當答閔百善

弔慰

弔時服色始死吊服見親厚入哭條

退溪曰古人至以首腰經往弔今人雜服以吊俗之弊也素冠雖不可為白衣白帶甚可也答趙振

弔時諸節

尤庵問受弔之時迎送之節沙溪曰禮經所論可考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

寢門外見人不哭註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內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於適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適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沙溪曰問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則拜賓之時亦由西階而升降乎今家禮主人哭出西向再拜賓亦東向答拜所謂西向之位其不在阼階下乎愚曰按士喪禮君使人綏主人拜如初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註即位西階下未忍在



主人位也疏小歛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  
又男女奉尸俛于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  
拜賓卽位踊註卽位踊東方位疏卽位踊東方位者  
謂主人拜賓訖卽向東方阼階下卽西面位又按雜  
記曰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  
註門西大門之西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須  
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  
也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以此觀  
之始歛拜賓在西階下東面而小歛始就阼階下西

面家禮輯覽

南溪曰以家禮位次觀之客之始至主人當在柩東  
之位以哭及客哭靈座訖乃哭而出西向受弔然今  
禮皆不能從從備要位次行之恐不得不然答鄭尚樸  
尤庵曰弔喪時上香自有明文何可闕之弔人時主  
家炷火則上香不然則亦闕之矣答尹案  
問今人弔喪或立哭或伏哭黃宗海沙溪曰當立哭也  
然從俗伏哭亦無妨

尤庵曰朱子祭延平文有伏哭柩前之語余以此爲  
據而弔喪伏哭也答崔慎



栗谷曰今人多不解禮每弔客致慰全不起動只俯

伏而已此非禮也弔客拜靈座而出則喪者當出自

喪次向吊客再拜而哭可也弔客當答拜擊蒙要訣

尤庵曰主人只一再拜自是今人之失今世亦有再

度再拜者矣答尹案

遂庵曰拜禮宜從古禮而弔者不應則從俗亦何大

妨答安太爽

問吊喪時主人拜賓則賓或有立而受拜者或有伏

而受拜者金天齋陶庵曰立而受之為勝

南溪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蓋

古弔禮賓不答拜故也今家禮本書儀有答拜之文

楊氏所謂交拜非禮者只以古禮為主耳答李德明

問甲云凡弔禮尊卑雖不齊孝子必先再拜乙云主

人一拜未畢客隨主人互答一拜後一拜亦如之梁處

濟南溪曰凡賓主相拜立定主人先再拜訖立定賓

又再拜以答之今俗不知此義賓主皆一時相拜非

但弔禮然也是故禮意則甲說固是而行禮則乙說

自成必賓主皆知此意相約變俗然後禮可行也

問半答跪還俞命齋尤庵曰凡拜雙下兩膝而今只落

一膝故曰半答跪還每欲以跪字屬上句還字屬下



句看

問跪還成文憲南溪曰半答其禮故不為之與拜但跪而回還也

問鄭註云非親戚來弔則帷中之哭不可云云梁處濟南溪曰禮無內外皆哭之文鄭說似是惟設奠時必用女僕則或可從哭以助主人之哀也

弔有哭不哭

問交深者在喪則雖不知亡者弔而且哭可乎栗谷曰子夏喪明而曾子哭之若哀其在喪而欲哭之情發則雖哭無妨

問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也但生者情厚則雖不知死似不可不哭姜碩期沙溪曰死者無分則豈可強意哭之

冶谷曰若與生者情厚如兄弟雖不知死者其父母猶我之父母也與死者如兄弟則雖不知生者而視其子當如已子也其與之哭盡哀以同其戚烏可已尤庵曰弔生哭死禮經之文甚明其間抑或有稱情變通之義耶第朱受之詰東萊時朱子令致語曰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云而只令展拜席下郎中公几筵亦以命焚香再拜而已未嘗令哭則



禮義類輯

其情文之間必有量度處中之道矣答南溪

問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或在遠地練後往弔則猶且不哭乎吳允諧沙溪曰曾子之說雖如此若

情厚者則哭之何害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

問死者無分拘於生者情厚而哭死者既不可只弔生者而不拜死者亦似迫切蔡徵遂庵曰平日與死者

者不相知則不須入拜只弔喪人何妨

主人與弔者有知不知

問人之弔問也兄弟有知有不知則知者獨可受弔耶抑不知者並可出受耶李泰壽南溪曰來客無請弔

知者之意則主家恐難以不知之故先自引入

沙溪曰於歿於生者皆所不知之人非為喪事亦不為弔慰而來則不必哭也答同春

弔內喪內外同殯合葬處哭拜并論

退溪曰禮嘗升堂拜母之外不許入今人皆入弔未

安答寒岡

問平日若不升堂則似不可為外喪而便入哭於內喪同殯之處如何姜碩沙溪曰內外喪不可同殯入

哭與否不須問也

又曰婦人之喪未及升堂者不哭可也鄉人多有哭



禮考類車

之者非是

答黃宗海

問婦人喪未升堂者同姓親非同五世祖者異姓親七八寸入哭與否吳益升尤庵曰同姓則無問親疏異姓當視情分之如何耳

又曰尹子仁於亡室未嘗相見而亦入哭云此恐參酌情禮而處之也答宋奎齋

遂庵曰內喪入哭者雖同姓不可太無限節袒免之外則似未安異姓戚誼若切近則平日雖偶未及升堂入哭有何不可答宋相琦

又曰婦人之喪雖未升堂情若親戚則弔喪人時哭

之亦何不可

答蔡徵休

農巖曰一家婦女雖平日所不面其喪似須入哭從前於同姓親雖八九寸皆入哭異姓視此有間而五六寸則亦宜入哭答魚有鳳

問內外同殯處云云先賢墓未必獨葬而多省謁處梁處

濟南溪曰同殯則猶同室恐難直行入哭墓則不然比之生人之家家中雖夫妻同處從家外哭拜何害曾見尤庵必便向男位所安處而行拜其亦有義耶  
畏壓溺不弔

沙溪曰畏壓溺不弔檀弓有之而不服之言則未之



禮記卷之七

見若歿於兵若赴京溺於海則豈有不弔之理乎宗海  
答黃

弔日不飲酒

允庵曰弔人而不飲酒食肉禮則然矣然情不親厚者則只一不肉亦可耶答尹

問親知之喪雖已弔哭有時往臨則不飲酒食肉案尹

允庵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陶庵曰弔後不飲酒食肉在喪家則固宜如此而若或多日則亦恐未易然勿於有喪者之側可也答安鳳胤

下棺題主前吊奠見引後變前諸節條

返哭時行弔見返哭條

練祥日弔哭見小祥條

除喪後受弔見祥後諸節條

喪中弔哭致奠并論○見居喪雜儀條

重喪中遭輕喪不能具服者會哭受吊之節

同上

在外弔哭見雜喪次諸節條

服人不在喪次者受弔同上

慰疏式見書疏式諸條



奠酌

奠酌諸節

顧庵曰今俗致奠爭相侈靡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行禮或有謀諸婦而未易辨則遂不行之惑矣何不烹一隻雞醜一壺酒一哭而酌之靈魂必為歆享矣又曰奠禮必用香燭何耶意者一家之人精神相接固無所待矣若其自外來者須憑光氣薰灼之功可通幽明有無之際茲所以用之者歟

問家禮致奠在於祖奠前而世俗皆以祖奠後李南溪曰當依家禮其因事致晚者不在此例

問士喪禮質明滅燭弔者必不於昏夜來哭而炷火燃燭何耶無乃弔者既已持來故不欲虛其意雖晝亦燃之耶鄭尚南溪曰輯覽之意亦然

問入酌跪酌酌作奠字則不祭於茅而直獻神之謂耶柳貴南溪曰入置神位之前當少傾於茅上

問奠用香茶燭酒果註曰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為文為文即別作祭文之謂也只用酒果亦可為文何必待用食物而後乃為文耶或人尤庵曰只用酒果是不甚厚而循例致奠者惟分厚者然後用食物故亦別為文也此段之意恐是如此



問入哭奠訖條主人哭出西向云云蓋主人本位於靈床之東至是哭出幃外故輯覽圖亦然而至於備要則主人位圖於靈座之東而哭出西向圖於階下恐失照勘崔徵厚遂庵曰輯覽圖似是矣

南溪曰焚祭文雖在儀節若必如此喪家有不見其文者不焚恐無妨蓋與祝文有間矣答李行泰

問喪中不可往哭朋友以文伴奠李時春南溪曰云云見居喪雜儀條中喪中吊哭條

退溪曰既葬後奠几筵三年已過就墓行之云云詳見師友喪諸節條中朋友條

下棺題主前弔奠見引後窆前諸節條

太學奠禮

南溪曰奠禮節目中素巾一欵蓋儀禮所謂無官云云正指儒士而言第今者學生平日專守 國家格令黑布巾之外無他法服則其不可為弔服加麻者乃獨可為素儒巾乎以禮意觀之素巾固當於吊服而以惟 國恤用布裹幘頭之義推之太學生恐與有官者無別况於奠物人員皆必自本館辦送其勢尤碍禹秋淵性傳記太學致奠栗谷時事只有着白團領之說其不素巾亦可知矣與李萬謙



奠賻狀式

尤庵曰禮有讀賻之文家禮弔時讀奠賻狀蓋出於此其式略如家禮所載而刪去送上歆納等字則或不甚遠否答朴

問狀內不書甲子乎慰人答人亦只言月日而無年

柳貴南溪曰平交降等則禮當減殺故不用年也慰

答之只書月日恐蒙此年月之文耳

喪中死者不行致奠見喪變禮喪中身死條

禮疑類輯卷之七

禮疑類輯卷之八

喪禮

葬期

論渴慢葬

退溪曰及期甚當不幸而窮不及期則不得已而至於擇葬若兄弟各拘吉凶久而不葬者甚不可也答權

文好

朽淺曰葬月禮文但言自天子至士之月數而違此則非禮也山運之說出於後世術家之熒惑至有緣此而經年者甚無謂也答趙惟顏



尤庵曰未及三月而葬則誠有無故渴葬之嫌而葬  
踰三月則有明據蓋朱子於癸亥三月丁韋齋憂翌  
年甲子葬于白塔山月則未考雖在其年正月猶十  
一月矣其葬祝夫人亦在五月之後今日踰期而葬  
恐當以此援例而無僭逼之慮答靜觀齋  
又曰家禮不問尊卑皆令三月而葬然孔子嘗許貧  
者還葬所謂還葬入棺後即葬之謂也今以貧殘不  
得已而葬之於三月之內恐與無故渴葬有異也答洪  
友

又曰拘於時日而渴葬者自是違經悖禮之甚者此

何足言答尹案

南溪曰渴慢兩葬其失均矣然其過期者恒多者為  
有近於先遠之義而雖古君子亦時不免焉此所以  
愈於不及者也答金萬增

遂庵曰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宋時國制也故家禮  
之文如彼而我國之制則不然踰月而葬何妨答宋相允  
問大心歿四十日而葬恐為報葬云云或入陶庵曰云  
云詳見卒哭條中踰月葬卒哭不待三月條

葬不拘閏月

問人家葬期不可用閏月耶崔有華尤庵曰吉凶大事



禮記類傳

不可用於閏月云者非是

問三月而葬王制註除死月為三月而今人皆數死  
月何歟且云大夫除死月士數死月柳貴南溪曰除  
死月數死月之別以位有尊卑故也然今人不除死  
月者恐以後世大夫士之辨不得一用成周之制故  
此不得獨異而然也

擇地

總論

沙溪曰按風水之說其希覬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  
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盖有合於伊川本根枝

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預卜葬  
穴及歿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盖亦慎擇也昔朱  
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  
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  
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  
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家禮輯覽  
尤庵曰朱子說可考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  
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  
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  
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舍宅處便須山水環



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蔽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答尹案

墓地不可倒用

尤庵曰墓地既曰倒用則可見其違理矣况有程子定論復何疑乎

答尹案

問考位先葬妣位後葬而壓在先葬則尤極未安崔原應陶庵曰壓臨先葬龍尾勿論考妣皆極未安義理

所不安處則寧不葬不可行也

治葬具

穿壙之具

外槨用否

旅軒曰世俗用温公之論者固多矣然用槨古禮不可廢

答或人

愚伏曰槨是聖人之制家禮雖用温公書儀不用槨其實所謂灰隔乃今之外棺也今人難得許大好木與其多節而白邊者決不如不用之為得也盖木雖良終歸腐朽與骸骨相雜且令壙中寬廣不能牢固



禮記卷八

然則雖有良材不如不用矣况合兩棺於一槨之內則其占地尤為寬大使壙中虛曠易於摧陷豈非可慮之大者耶隔板用灰之制雖出於近代而石灰之堅完精緻比石槨片片相合者不啻過之以此附棺有何小欠於孝子必誠必信之心乎答鄭榮後

尤庵曰朱先生既主不用槨之說而有灰隔之制鄙家遵用之矣答尹案

南溪曰外棺鄙家亦有先戒近方酌用薄板答朴鐔

又曰人有葬父母或不用外棺者其子不敢變命不用槨此則情禮固當至孫曾以下欲世世守之恐太泥或用槨而稍殺其度為合宜否與尹樞

隔灰諸具見穿壙條中諸條

發引之具

問窆制云云申沙溪曰既曰如扇而方則高廣皆二尺欲使縱橫正方而只兩角高四寸而已今若圓曲而下自其斜銳而謂之角則果可謂方乎

同春問窆扇似當用造禮器尺而其高出於棺上似不穩勢當用周尺沙溪曰用周尺似可

問亞窆雲窆云云圖式各異家禮五禮儀有三角丘



氏儀節兩角尖喪禮備要兩角方云云蔡徵遂庵曰兩已相背取其方也此乃黻翼俗傳為亞翼畫以雲者飾也家禮圖出於元人之手不可從從備要兩角為得

慎獨齋曰用數多寡貴賤不同而今之大夫皆得用四未知合於禮否也位至宰列可謂大夫雖得大夫告身豈可用大夫禮也碩崔南溪曰士者乃上士中士下士之稱本非無官職者所得之然禮窮則通只當攝用雲翼而俗人不知其不敢舉用黻翼甚無謂也答申

尤庵曰翼扇士之用四恐是僭也答柳

陶庵曰士用雲翼二自是不易之分世俗之用四僭也何可效尤也答李命元

功布

問功布之功字俞命尤庵曰謂大功之布也

又曰功布不見於家禮正文而附註有之是出於古禮也蓋行柩時執此以為抑揚左右之節未見用二之文未知丘儀據何書而二人各持也答元

問功布或埋或焚黃有西厓曰功布焚之稍穩

挽辭非時不請挽并論○國恤中私喪挽辭見國恤條中私喪葬禮諸節條



退溪曰廣求虛誇則非不然用之何害况今用者多

崑壽

而不用者罕乎答鄭尤庵曰挽詞朱先生多有為人作者此未知先生自

答李箕洪

製以誅人耶或自喪家請之耶未有所考南溪曰挽詞出於後世非禮經所存若非朋友叙哀

則不必用

遂庵曰送紙請挽禮文所無不為之可也答金龜瑞

問云云成德陶庵曰云云詳見喪變禮被罪家喪禮諸節條中請挽條

方相

同春問方相魁頭狂夫為之何義沙溪曰諸家說可

考

集說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螺祖歿于道因置方相亦曰防喪蓋始于此○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註鄭氏曰熊之為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為威金陽剛而有制用為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癘疫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為衣所上者武以朱為裳輔之以文執戈擊刺揚盾自衛凶事多邪慝乘之○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



註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方良罔良也  
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  
變怪生故始葬則歐之亦壓勝之術○風俗通曰  
周禮方相氏入壙驅魍像魍像好食死者肝腦人  
家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魍像畏虎  
與栢故墓上樹栢路頭立石虎○魍頭會通鬼首  
也亦方相今逐儼有魍頭○狂夫為之方氏曰狂  
疾以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

尤庵曰方相周禮曰四人又曰大喪先柩大喪君喪  
也君喪四人則臣下二人可知答尹案

遂庵曰方相氏掌魍頭之屬似是官名直以鬼服之  
人為方相氏果誤答蔡徵休

窆葬之具

豐碑輓轡

南溪曰豐碑固為天子之制司馬公乃有有勲德者  
豐碑下棺之說其來已久答朴鐸

問備要窆條曰用兩柱輓轡極便好而檀弓康子之  
母死般請以機窆公肩假曰不可其不可之說是避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也若是則備要輓轡之訓  
何歟權南溪曰檀弓之說雖如此豈以後世或多通



禮記卷之八  
用者故備要之說云然耶

玄纁

愚伏曰贈幣當用玄六纁四但禮有貧不能具則二者各一亦可之文尋常以太薄爲歉思欲就其中用三二之數讀禮記得一明證有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長尺廣終幅註云譏其不用制幣也所謂制卽指丈八尺而言也但譏其短狹而不譏三二之非禮心竊喜之故葬子時用此數而制用各丈八尺蓋出於貧不能具禮非有他意也尺非周尺乃造禮器尺

答盧峻命

南溪曰後世尺本甚多然玄纁之本出於儀禮儀禮時豈有所謂三司布帛尺造禮器尺等制耶以此推之恐當用周尺但周尺家禮與備要不同而備要實出於五禮儀似當從此也亦以家禮尺太短難用故

耳  
答金南烈

下帳

尤庵問下帳之義沙溪曰下帳者恐是對上服而言也如公服靴笏幘頭襪衫在身上之物故曰上服牀帳褥席倚卓在人身之下者也故曰下帳看下劉璋所引溫公喪禮陳器篇說則可知矣退溪之意則以



為當下之帳恐未然鄭道可問下帳置之不敢知愚  
答之云云道可曰來教得之

綱目周主贊造五后下帳註山陵中便房所用自  
居上帳五后居下帳上帳下帳之說當考

明器

退溪曰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恐致壙中空濶且  
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歿之故用平時之  
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義亦甚切至而精  
微略用而別作便房以掩之恐無不可也答李楨  
尤庵曰朱子曰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不足明

器即其一也夫車馬等三十事腐朽之後空虛成坎  
虫蛇居之且妨牢固之勢朱子之不用似出於此也

答朴銑

問明器下帳禮家雖有不必用之說而全然不用亦  
欠存羊之意故前喪只略用明器下帳矣然朱子以  
為某家不曾用今欲依此不用如何李選同春曰明器  
用亦可不用亦可然依前喪所為而為之如何

筓

問家禮筓註竹器五以盛五穀云而既夕禮筓三盛  
黍稷麥云云姜願沙溪曰家禮與儀禮果不同可疑



禮記卷之

五穀之名見孟子註以此用之如何

孟子註五穀稻黍稷麥菽

誌石

陶庵曰婦人誌石之蓋夫在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公而不書名者夫在夫為之主自書其名於妻之誌蓋無不安之義故書姓名夫亡則子為之主為母誌而書父名有所未安故只書某公而不書名即不敢援尊之義也然誌者所以志其為某墳而傳示於永久之計也所重在雖書父之姓諱恐亦無妨執兩而擇定如何答崔鳳應

題主之具

神主總論

問古者大夫無主或曰有主李惟泰沙溪曰諸家說附見于左可參考也

通典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又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攝歛神主而已不暇待祭皆大夫有主之文自天子及士并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惟



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  
○士虞疏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開元禮四品以下無主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文  
有者爲長歟○程子曰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白屋之家不可用

又曰大全不當作下自註有官人自作主不妨云蓋朱子之意乃爲主式元非國制本無官品之限雖子孫無官不必遽易祖先已作之神主但繼此以往當作牌子而不作神主有官者自當作神主云歟家禮輯覽

同春日有官人自作主云云

上慎獨齋與沙溪說同

主材用栗

沙溪曰三代主木之不同亦以其土之所宜歟家禮輯覽  
退溪曰取其堅實別無其義

櫨

旅軒曰櫨式家禮作主註說下朱子不明言其制而止云櫨用黑漆且容一主則無所謂蓋坐之式矣卷首圖乃出他人之手而其說曰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云則恐不是古來正式不可易之制也而朱子既謂櫨且容一主則不宜其內又有容一主之坐



禮記類傳卷之  
也答或人

沙溪曰愚按坐式與兩牕櫝卷首有圖故後人有俱用之者有用坐式者有用兩牕櫝者不能適從余嘗以爲疑頃年偶得南離家禮始知坐式司馬公家廟所用兩牕櫝韓魏公所用今於諺解圖分明書之如何僕之意非欲必去之也朱子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也近世礪城尉宋公寅不知其義廢坐式專用兩牕櫝只於出入時用坐式此非家禮本意也答申尤庵曰櫝坐式之制老先生所答申知事者心常疑

之家禮圖所謂坐式者對蓋式而言也坐者其底之坐主者也蓋者自上鞞坐者也所謂式者猶云制也本非名也猶曰坐之制蓋之制云爾合坐與蓋則是櫝也非坐與櫝爲兩物也故坐蓋圖右題以櫝字此可知也其下兩牕圖上又別以櫝字爲題是坐蓋者櫝也兩牕者亦櫝也何以有上下之別也其制異故也家禮治葬章所謂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云者指其上條所載司馬公府君夫人共爲一櫝之說也其所謂制者非謂櫝制而言也蓋坐蓋之式豈不容二位三位兩牕之制亦何妨於止容一位也



禮類考卷八  
今問解所答申公問謂朱子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  
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云其上旣云坐  
式司馬公家廟所用云而其下所云則似以坐式爲  
非司馬公之制上下自相徑庭且所謂朱子之意云  
者似不如是竊恐當時偶失照勘也蓋坐式之式字  
必非其名非以爲名者也且所謂坐式者非可以單  
言者特以對蓋而言者也而南氏雖誤以坐式名之  
而後世因襲如此非但失司馬之本意亦非卷首圖  
之本意矣但卷首圖旣以坐蓋爲櫝於兩牕亦只下  
櫝字無有主客之辨故見者於蓋式只見有蓋式字

而不察其上以櫝字大書以爲題目而於兩牕之上  
乃察其櫝字之題遂獨以此爲櫝若使作圖者於其  
兩牕之上題曰兩牕櫝云爾則其上所謂坐蓋者正  
是櫝而此亦爲別制之櫝矣如是則主客分曉而上  
下相足矣若如鄙見而坐蓋果是櫝則兩用馬韓之  
制者是入於櫝而又入於櫝也似非司馬及朱子之  
意也如何答李選

又曰要訣之云恐非謂旣安神主於蓋坐而又以安  
於櫝中也似以爲只以主身安於櫝中及至忌祭出  
主之時始以蓋坐奉安主身而出云耳又見先師記



彌城尉用兩牕櫝至於出入時用坐式云云無乃當時俗禮如此故要訣亦因之耶然要訣立文必明白通暢使人易知而今此奉神主蓋坐云者似甚硬澁故每疑神主下脫一于字未知然否第又記申知事說則以為既置之坐式復安之櫝中藏之謹密愈見其貴重云云要訣之意亦或如申說而所謂奉神主蓋坐云者謂是奉出安主之蓋坐於櫝中之意耶是未可知也除是俱非家禮本意其純用家禮者恐無如備要之制也

答村尚玄

南溪曰家禮有櫝韜藉式及櫝式前所謂櫝即坐式蓋式而出於司馬溫公家後所謂櫝即兩窗櫝而出於韓魏公家家禮所謂櫝果指何制然書儀之說朱子引之則共為一櫝潘氏引之則曰共為一匣皆為家禮所本以此推之家禮雖不言櫝制如何其非兩窗櫝而自為坐式蓋式較然甚明

韜藉

旅軒曰韜式本圖下說謂式如斗帳頂用薄板則似是四隅有細柱着于其頂之薄板然後以色帛周繞合縫於其後則其濶必并容其跌者也而今俗不用頂板但造帛帽或有只容其跌上之身者或有上狹



禮考類

下廣一依神主之像而用者此在取用之如何耳或答

沙溪曰圖式圖註合縫居後之中稍留其末不縫者欲令并鞞其跌也今人或有一只距跌面而不并鞞者恐非也家禮輯覽

同春問鞞藉之制不見於家禮本文云云沙溪曰朱子大全李堯卿書云考用紫囊妣用緋囊此非鞞制而何其制本出温公書儀云

又問鞞藉世人所用其制不一或與主身齊或與跌方齊何者為得沙溪曰本註既曰式如斗帳頂用薄

板云則其制可想并鞞跌方為是本註所謂與主身齊者當通跌方所植看藉方闊與櫝內同疊布加厚裹之以帛考紫妣緋

又問考紫妣緋何義沙溪曰集說中有所論可考也馮氏集說曰古人重紫輕緋故有此分今 國朝

玄黃紫色不可僭用鞞用紅羅當遵從之又云宋常朝公服一品至三品服紫玉帶四品五品服緋

金帶云云○小學註三品應服紫五品應服緋云尚紫非古乃唐俗也而先儒用之者姑從時俗耳

尤庵曰鞞藉本出温公書儀李堯卿以問於朱先生



而先生無答語亦不著家禮雖不用可也答韓如琦下同  
又曰韜藉緋紫雖是門人所問而朱子既無是非之語遵用恐無妨也

問聖人不以紅紫為褻服而神主韜藉或用紅羅或用紫緋金光遂庵曰韜藉元非古制凡俗習異於聖訓者奚但此一事而已聖人復起必有所釐正

成墳之具

石碑碑銘并論

陶庵曰按家禮墓無他石物只有小碑後人尚文必欲侈大而後已故貧不能備者只設床石等物而碑

則闕焉甚失輕重之義今之豎碑者只當依家禮立

小碑其他石物徐圖亦不妨四禮便覽

問立碑註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何義俞命賚

尤庵曰石面之闊一尺二寸則其厚當為八寸也

南溪曰兩位表石右書府君左書夫人當如神主之

制而世人或多用順書之制未知孰是夫人位之墓

二字不必書只書祔以別正位似可答柳貴三

退溪曰雙墓表石今人率用一件恐不違禮答權好文

尤庵曰夫與元妃合葬于上繼妃祔于下則表石當

立于夫而書曰前妃某氏祔左繼妃某氏祔下云答南



南溪表

溪

南溪曰未復官之人題主稱及第乃我國通例也墓表恐無所異至於稱號或是非常調者不得已為之事似難為法答朴泰崇

問有人為親屈意赴舉專用力於學問上及其歿也士友嗟惜稱以處士則於其表石書以處士無害於禮意申光陶庵曰亡者有實行當書以處士而或不厭於鄉黨公議則所以尊之者適所以誣之此不可不審慎

尤庵曰內喪表面之題竊矚朱子立言之意有官者

姓名下某封即無官者妻字之換稱也以俗見則書以某人妻某封某氏似可而朱子之意則是疊稱也如何○嘗見成東洲自寫其內表則云嗚呼有明朝鮮昌寧成梯元妻恩津宋氏之墓東洲是有官人而如此書之未可知也答閔維重

又曰婦人墓表不書鄉貫自有家禮之文而我東未變胡風娶於同姓故必書鄉貫略似有別而遂以成俗故雖非同姓而亦書之者多矣答尹宗

石物墓前立石及樹栢之義見方相條

沙溪曰按術家禳鎮法凡人家中有喪服不絕者以



永壽葬車

石九十斤埋於艮上大吉所謂鎮石疑亦此類歟家禮

覽輯

尤庵曰床石非禮文所設也其所謂席者則設饌之

席也答鄭續輝

問石人望柱家禮無大明律始有分等定制若此之嚴而備要不言士庶與否又添床石階砌石及夫魂遊石香石今俗亦頗用之何也竊恐其中所謂床石香石只是床卓之類則豈千秋萬代長對不輟之理乎尤可疑也崔瑞吉南溪曰墓前石物漢唐以下公私通用然愚意此等處當以家禮為正

尤庵曰術家禳灾法家中喪服不絕以石九十斤者

埋於艮上大吉此所謂鎮石也退溪曰如今動土防

災墓石用之以禦鬼答俞命賚

問時祭忌祭二卓各設而合墓或雙墳則床石無各

立之事云云趙觀彥遂庵曰墓前各設床石深得禮意

但人家事力難行惟在自量

又曰尤庵先生欲設二床石於先世山所而同春先

生不許故終用共一卓制答李光國

祠后土告先塋見合葬條

祠后土諸節

禮記通義卷八

喪禮

十九一



同春問祠后土設位云云沙溪曰只設虛位而已禮

不言設倚卓也

同春追後所錄曰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云據此祠后土設倚子似可

更詳之

又問開塋域及葬時后土祠或豐或簡何以則得禮之中歟沙溪曰某家用盛饌未知果何如也

問平土後祠后土禮酒果脯醢而已題主奠則仍舊饌斟酒而已俗人專力於茲二者云云今欲一從禮

文則衆必駭之

文後開

南溪曰祠后土題主奠鄙家一

從禮文今於來說不敢云云

遂庵曰備要從家禮云告者吉服圖所謂吉冠素服

恐失照勘

答崔厚

問祠后土時執事以東爲上何意

黃宗海

沙溪曰以曲

禮朱子說及諸儒所論推之似當西上東上未詳其

意

或云儀禮筮家命筮者在主人右註命尊者宜由右出今東上本於此耶

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

爲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

席皆尚左○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温公曰

神道尚右

同春問家禮后土祀無焚香一節后土地神故只求之於陰而不求之於陽義似如此而喪禮備要祠后



土具有香爐香盒何歟沙溪曰考家禮不言上香只  
酌酒無乃有意耶丘氏儀節及家禮正衡皆有上香  
之禮故備要因之未知是否

問后土祭家禮無酌酒而儀節有鄭退溪曰從朱  
子鄭

南溪曰家禮雖無香案儀節添註載於備要用之亦  
無妨答權

祝文

問祠后土祝文朱子家禮稱后土氏而瓊山儀節據  
大全集稱土地氏鄭退溪曰當從朱子家禮

問瓊山曰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似僭云云  
姜碩沙溪曰丘氏似僭之說似然吾嘗據大全改稱  
土地之神退溪尊家禮亦有意

南溪曰后土之稱必改作土地乃儀節之失而備要  
踵之盖大全山神則仍稱后土家神改稱土地丘氏  
誤見遂以后土為土地此則依家禮為宜答權

沙溪曰開塋域與葬時祠后土祝辭或稱姓名或稱  
封謚前後不同必有其義而未可知也或云檀弓請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名以  
諱故不稱姓名歟未知是否○答同春

尤庵曰恐是偶然闕文初告時只稱某官姓名再告



禮記卷之八  
時稱某官封謚此封謚字恐於初告時亦為闕文也  
若以為神道已於初告領會故後不言姓名則此封  
謚初不欲領會而必欲於再告時領會何也此等詳  
略古今經傳多有之或以互見或以相證皆不可知  
恐不可容易斷定也

答洪  
聖休

國恤時祠后土

見國恤條中私  
喪葬禮諸節條

穿壙

灰隔之制

問作灰隔權好文退溪曰此當與下文加灰隔內外蓋  
處通看方得其詳蓋此所謂灰隔非今人所用之灰

隔也家禮不用外槨而顧多用瀝青故別用薄板權  
為外槨之形姑去其盖板而塗瀝青於其地板與四  
周以此代槨而安於壙底炭灰之上乃下棺於其中  
正如下棺於槨中也然後始用今所用灰隔而下灰  
隔依今下灰隔之法轉轉築上及隔之平而止則其  
狀亦如槨外用灰炭也於是方加此隔內外蓋其內  
外蓋之制及所用先後節次家禮詳之可考而知也  
蓋無槨則瀝青無所用於塗故為此制專為用瀝青  
設也故此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瀝青也今所用灰隔  
者所以隔灰與炭也今人未有無槨而葬者其用瀝



青又不如家禮之多而只用於外槨之外則無所用於此灰隔為也不知者乃以今之灰隔之制解此灰隔之文牽強乖謬由不致詳於上下之文故耳

西厓曰今人用槨又不用炭屑則薄板誠無所施今於下外槨之前先用薄板如槨之狀四面實以三物而堅築既畢抽去其板始下外槨當中四隅有空分或一寸二寸其間以蚌粉松脂灌之凝結如槨然後又下棺於槨內加外蓋又以蚌粉松脂灌於四面及上相合為一無有罅縫始以薄板一葉加其上以隔松脂然後實以三物而漸築之庶幾不戾於古人之

法而有益於永久之圖矣

和灰法 油灰用 否并論

西厓曰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粘得沙而堅此家禮所定也朱子後論此則以為當但用細沙和灰黃土引木根不可用云然灰沙皆是燥物無液終難粘結恐當以家禮為定若疑其引木則黃土比細沙略減分數用之無妨且將三物篩去雜物後又斗量相雜重篩如醫人劑藥篩末之法則灰與沙土多少均適無偏多偏少之處矣

又曰淡酒用以灑灰堅實者也然近人有遷葬舊墓



元美類事卷之八  
者多言開壙之後尚有酒臭灰不凝硬虛軟無力以此知用酒灑灰有害無利惟用榆皮汁和灰堅築者實皆凝結如石云淡酒雖在禮文今懼不敢用只從俗用榆汁代之

愚伏曰聞人葬時灰三斗和細沙三斗黃土二斗而用之改葬時堅硬難劓蓋沙本石類與灰土相乳入多用之則尤堅實理固然也

退溪曰此間士人曾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瀝青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

我開槨也答李

又曰棺槨之間用石灰見家禮註然妄意少用則無益多用則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壙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爲宜也答金就礪

松江問欲用油灰如何油待陽而乾冒陰而濕十丈黃泉豈有陽曝而油乾之理乎家禮亦用油灰其意如何龜峰曰油灰既非古禮又典賣家產以成之亦非古禮也莫如不用

沙溪曰昔年先墓多用油灰於外槨與三物灰之間又慮外槨天蓋上三物不得堅築復多用油灰使人



禮義類事  
踏之也答同春

用地灰

愚伏曰今人於壙底多不用灰而其說有二一則曰隔斷土脉吉地無應此則術家無理之說不足置疑其一則曰濕氣壅鬱令槨易朽此則理或有之故孝子之心不能不以爲疑今按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闔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槨先塞下以蜃禦濕也疏未施槨前已施蜃灰於槨以擬禦濕也據此則古人於壙底固已用灰矣夫濕氣在土由下蒸上築灰於底使不親土乃所以禦濕

也今不慮此而乃憂在內之氣壅鬱而成濕不亦顛乎

尤庵曰棺底築灰乃家禮之文朱子豈不明知其利害而以誤人耶木根深入而遇石則從下逆穿者多見之矣大抵爲死者爲久遠計者不厭其固密也申答

啓南溪曰葬禮不用地灰之說固以近世風水家法不免如此只當斟酌用故制而已答柳貴三

炭末松脂用否

西厓曰炭雖能引濕亦能含濕未見爲利然古人用



禮記卷八  
炭以爲炭乃死物能禦木根避水蟻以此觀之則其  
用炭之意深矣更詳之

又曰松脂之用我國人亦多異議人言見遷葬者松  
脂灌在棺槨間者悉皆融爛僅如豆粥少間見風日  
還凝別無利益云豈隨處土品有燥濕之異而然耶  
假令不至堅結如石終是辟水有功似不可不用  
尤庵曰炭末死物無情故木根不入古人用之者以  
此也然人家遷葬時多見木根貫穿無異土肉備要  
不用之說或以此意耳

答成  
晚徵

又曰茯苓琥珀程子說也南方蟻房朱門語也然其

利害隨地而異矣愚意以爲人蔭爲土自是道理果  
若骨肉與松脂溶化爲茯苓琥珀千萬歲後爲人取  
爲藥料則大不便矣愚所目覩則先師文元公之葬  
用松脂矣棺與松脂之間一二寸許而其間容窆扇  
矣及遷改時見之則松脂濃化含窆扇而著於棺墻  
文敬公不復用矣

答朴  
銑

外槨用否

見治葬具條中  
穿槨之具條

啓殯

遷柩啓殯時奠告服色諸節

問因朝奠以遷柩告凡奠皆言再拜盡哀此獨言盡



禮考卷八

哀再拜

柳貴

南溪曰豈以將遷柩而葬哀戚益甚故

立文異於常奠先哭而後拜耶

沙溪曰按今人有塗殯者則當用古禮奠如小歛

禮喪

南溪曰士喪禮啓殯丈夫髻散帶垂疏曰凡男子免

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髻皆當小歛之節今於啓殯時

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歛之時也

答柳貴三

問遷柩時已除服者將何服色而臨之

姜碩

沙溪曰

云云

詳見喪變禮過期之禮條中過期不葬者期功諸服變除條

問小歛條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自啓至葬以何服飾

而臨之耶姜碩沙溪曰無服之親禮不言服飾即只着弔服而已

啓殯後復成殯散垂復絞

慎獨齋曰啓殯時散垂葬後乃絞是禮也今此發引

到山所葬期尚遠勢復成殯以待葬期則似當殯後

復絞此雖無古禮勢不得不如此爾

答申

發引後再啓殯時告辭

問破殯之日遣祖奠既不可行則別無告祭節次耶

龍寒岡曰儀節家禮有返葬節次可參考也然今

則禮變事異似當別撰告文具由以告也



禮類考卷八

啓草殯至葬時諸祝辭見喪變禮草殯條

朝祖

總論

南溪曰祖者本是祖考之祖通於祖先之祖所謂朝祖本土喪禮文古者官師一廟適士二廟皆止祭祖而已故曰朝祖今雖上朝高曾不必歷數而稱之此家禮無變辭之義也答李時春  
問朝祖時既是同宮則宗家家廟不行之否元夢南  
溪曰朝祖士喪禮曰祖王父也疏曰其二廟則先朝祖後朝禰今既以同宮行禮則依此處之似有所據

尤庵曰祖廟若在一村而生時出入拜謁則今何可不朝也答朴光一

又曰古人謂廟曰祖雖繼禰之廟亦可謂之祖矣婦

將窆葬而何可不辭於舅姑乎答李碩堅

寒岡曰如別有禰廟雖有祖廟恐當朝于禰廟答盧亨運

朽淺曰母柩之朝于考廟雖異於朝祖二字恐不違

辭尊之意答或人

尤庵問朝於夫之几筵云云慎獨齋曰來示得詳見喪變

禮并有喪條中并有父母喪朝祖時朝几筵條

朝祖時諸節

禮記類考卷八

喪禮

二十八



退溪曰朝祖丘氏謂人家狹隘者奉魂帛以代柩屋

就金

宇寬大者宜如禮此論得之

答趙惟顏

朽淺曰銘旌魂帛之先後朝祖發引之不同以意推

之在途則表其某人之柩者為重故先銘朝祖則無

此意而魂之向廟者為重故先帛耶

沙溪曰按既夕禮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

家禮輯覽

楹間用夷牀註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兩楹間象

鄉戶牖也疏鄉戶牖則在兩楹間近西矣

退溪曰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質

明徹乃奠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設奠之禮而瓊

山則務簡既以魂帛代柩并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

象平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所以依神

無時可去故耳非為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別為

設奠則平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故文公去之

若瓊山并去二奠則無乃太簡乎儀禮雖別設奠猶

不奠於祖禰者死而辭去無取於奠獻之義也亦無

焚香再拜之文蓋靈柩辭廟喪者不可代行也

答金富仁

沙溪曰儀禮疏云設奠如初東面也者謂如殯宮朝

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



醴酒據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觀此可知其如初之義而所謂東面者亦據特牲少牢設席于奧東面而言也

答李惟泰

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柩既北面而朝故謂之神不西面耶神既北面則東西宜若不異而乃謂東非神位而必設於西何義

李惟泰

沙溪曰儀禮本疏細考之可知其義儀禮本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設奠若近柩則統於柩為神不西面故不近東統於柩前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

不西面可知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歛未悉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

南溪曰朝祖代用魂帛云云然則魂帛在柩位奠亦從柩西東向之制

答崔補

沙溪曰燃燭為日暗取其明也朝祖即於朝奠後行之日暗則燭以明之日明則滅之可考於儀禮耳

答

春下同



既夕禮朝于禰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  
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又曰質明滅燭疏自啓  
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為明以  
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

又曰生時出入經月而歸則并開中門以此推之朝  
祖時似當開門但禮無告辭當闕之

陶庵曰家有喪已告廟矣朝祖時不必別有告辭答  
性汝

退溪曰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陞自西階柩  
東西面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不可入廟指他祭

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

可入耶答金  
富仁

南溪曰士虞禮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虞  
於寢祔於祖廟然則杖猶入廟可見但不升於堂而  
已圖式輯杖之說甚詳而不及朝廟又家禮所不言  
似當循用常例也答李  
澤

異居難行朝祖過宗家朝  
祖并論

尤庵曰宗家遠則朝祖不得已似當闕之矣若以最  
長房奉曾高神主則此禮何可不行乎答康  
用錫

又曰異居者朝祖竊恐難行具由并告於廟與柩意



甚宛轉周詳矣然若有義起之嫌不敢質言答南溪

南溪曰朝祖一節實不可已雖難奉喪以行臨時祝

告無疑第古人亦無言之者似在更詳答趙重

遂庵曰老先生殯于興農發引前夕奉柩朝于蘇堤

可以遵行耶答安太

問支子喪宗家稍左其葬也在於宗家至近處則行

喪後或始可朝于祖耶尹湛陶庵曰葬地雖近於宗家

行喪後追行朝祖之儀有違古禮本意不可以私見

創行之

問朝祖一節衆子別居者恐行不得但前頭發引當

過宗家洞口近處或暫爲回柩向宗家以當朝祖之

意則如何李選同春曰所示實有哀痛惻怛之意雖無

於禮亦何所妨若所經稍遠則恐不必然

朽淺曰云云若在同里則雖難奉柩依丘禮以魂帛

直至廟前而朝之可也過門駐柩無爲苟且耶答或人

庶母出繼子出嫁女無朝祖之義

問庶母朝於夫廟恐無妨慎克泰陶庵曰朝祖恐涉僭

不敢爲也

又曰出繼之人於本生祖廟已是族孫似無朝祖之

義答李命元



禮記卷八

又曰適人者死於歸寧之時則於本家似無朝祖之

義答李師範

遷于廳事

導柩右旋之義

同春問導柩右旋者何義沙溪曰此可考既夕禮也

既夕禮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旋出疏曰

右者亦取便也

停柩處移動之節

南溪曰初喪殯于中堂今自廟當遷于外廳以示卽

遠之義而人家未必有中外兩所若是初殯於廳事

則其勢只得還于舊停之處略加移動云爾此乃儀節之意而備要引之也

答鄭齊斗

祖奠

祖奠之祖字

同春問祖奠之祖字沙溪曰禮經與諸家說不同當

參考

儀禮既夕禮有司請祖期註將行飲酒曰祖祖始

也疏死者將行亦曰祖○檀弓祖者且也註且遷

柩為將行之始○漢書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累祖

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祖祭因饗飲



也○白虎通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註祖者祖也即行之義也

祖奠時位次

沙溪曰或問祖奠時主人以下位次及車所向愚答曰按既夕禮乃祖註還柩向外為行始疏踊襲少南當前束註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東南東束柩於柩車疏經云少南鄭云則當前東南者以其車未還之時當前東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東少南以此推之可見家禮輯覽祖奠夕上食不可兼行

沙溪曰夕上食後設祖奠而兼行夕奠為是以厥明

徹祖奠之文觀之可見答同春

尤庵曰日晡是常時夕食時故今人多兼行夕上食然既曰饌如朝奠則非上食之比而厥明又曰徹祖奠云則豈可以上食而經宿乎至於遣奠之時又不必與上食相值故其下發引註別有食時上食之文恐當各設也答南溪

自外返柩時祖遣奠朝祖并論

慎獨齋曰亡人雖是京洛之人既以扶餘為家自京發引來于扶餘則似不當設祖遣之奠至家往幽宅



之時乃可設也答申

同春曰自外返柩之禮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設祖  
遣奠司馬所論與丘氏儀節皆然但此謂喪發於逆  
旅歸殯於本家者也今日令宅形勢異於此官次非  
逆旅山所非本家而况今幽明南北之行相分於此  
則祖遣奠皆行之於此以送之窆日只告辭而行之  
無乃為穩耶若然則似當於祖奠時具由告之答李  
遂庵曰婦人以夫家為家返柩於家行朝祖及祖奠  
遣奠禮當然矣若事勢畧礙自清州直往山次而路  
出去家不遠地則暫時停柩奉魂帛至家行此三節

而後上山亦可矣○今聞將直到山下村舍而與本  
家亦近若爾則成殯後奉魂帛朝祖祖遣之奠行於  
山所殯次似宜矣答李

陶庵曰適人者歿於歸寧之時若遷柩殯於夫家則  
遣奠當於夫家啓殯時為之或直向葬處則雖於本  
家設行遣奠何疑之有答李

祖遣奠不可再行

問自家發引又成殯于他所葬時又發引祖奠初雖  
已行又不可廢乎崔碩慎獨齋曰初已行之則似不  
必再行也



牛溪曰遣奠行於發引之日以離乎家而人道盡矣  
雖到稍久而葬不可復行也

答韓瑩中

陶庵曰遣奠終無再行之義停櫬雖是故廬既於考  
終之本第行得祖遣無論久住與乍住均是逆旅只  
當用告辭而已

答李命德

### 遣奠

遣奠諸節

祝辭并論

南溪曰所謂內遣奠者曾所未聞其為非禮明矣

答李

又曰特言有脯者申明此奠必不可無脯之意蓋將

徹納苞中故耳今既不用苞則只設之而已

答申侑

尤庵曰小斂乃奠條云祝焚香洗盞斟酒其上設奠

條云此一節至遣并同據此則其有焚香之節明矣

於奉魂帛升車則與設奠異故特言焚香返魂時不

焚香豈以已葬之後故其禮漸殺耶

答韓如琦

沙溪曰遣奠雖無哭拜之文豈有設奠而無哭拜乎

蒙上文故不言從儀節行之可也

答黃宗海

問申氏備要遣奠祝下註旁親則不用永訣終天一  
句云朱子於蔡季通祭文亦用此語旁親用之不妨

沙溪曰來示然



問永訣終天之語亦可用於妻喪乎李君顯寒岡曰此是泛然告訣之辭用恐不妨

南溪曰終天之語雖非父母喪無所妨答李啓晚

陶庵曰神道依於飲食孝子之心雖須臾之頃何忍使神無憑依之所乎或問於曾子曰既奠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以此觀之其意甚微恐不可全廢世之好禮者或有裹遺奠餘脯納于靈車而行者此雖涉於義起而盖原於徹

脯納苞中之禮從之恐亦無妨耶四禮便覽

遂庵曰遺脯到山次設奠時去之既不用苞則使同

他奠之退物區處何難答宋相琦

問奉魂帛升車焚香閔元重尤庵曰此恐於初升車時

焚香而已未見道上連續行之之義也

自外返柩時遣奠見祖奠條

遣奠不可再行同上

發引

發引之具見治葬具條

陳嬰



尤庵曰古人設筵之意欲使人勿惡喪柩也輯覽及備要圖使人執之於輦傍丘儀之行於功布靈車之間者似無義意矣其插於大輦者似出於乏人而亦不失本意矣答閔元重

南溪曰筵當齎在前雲在下答俞得一

發引日朝上食行朔望奠之節

南溪曰家禮發引時不言上食似以食時喪雖在塗自當停柩設行故也今俗欲便於行喪當曉必上食而後遣奠甚失奠食之序也答李純又曰或拘於事勢則行上食於遣奠之後或兼遣奠

設之猶不失其先後之序上尤庵

尤庵曰家禮發引條有朝夕奠食時上食之文據此則處此無難矣答吳益升

陶庵曰云云路中停柩處上食為當朔日啓引者殷奠亦然所示午時引行則又是變禮祖奠之撤雖甚未安朔朝奠亦不可闕似當權宜行之答閔昌洙

發引前諸子女別奠當否

問世人於親喪發引前諸子諸女各具盛饌朝夕奠外別設一奠但嫡子既奉饋奠則又不可別有奠庶子不敢自祭則似不得各自設奠如何閔維重同春曰



誠然誠然如祖遣奠虞卒哭等祭諸子輪設而嫡子主之恐穩今士大夫家亦多如此行之

又問如諸女則夫壻主之似不妨也同春日似然

發引時男女位次

見為位條中位次隨時而變條

發引諸節

沙溪曰或問柩行尸首所向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當南首而轅以南向首在前可知

家禮輯覽下同

又曰或問家禮既曰主人以下哭步從而後不言乘

車馬之時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如之何愚曰凡禮孝子從柩者不許乘車馬故家禮只言其常不及其變且按開元禮出郭若親賓遠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馬云云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註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還主人及諸子亦乘惡車去塋三百步皆下

又曰或問廣記道次設祭甚無謂之說何如愚曰按既夕禮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註不敢畱神也又按開元禮出郭若親朋還者權停柩車以次就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無所謂駐柩而奠之說未知此



禮出於何書也疑亦當時俗禮而溫公書儀採入而家禮因之

問發引時只言親賓而無男女并從之文鄭尚樸南溪

曰豈或雖有親賓婦人而重在親賓男子故耶

尤庵曰啓殯發引已告遷柩則在途停柩何可每每

煩告也答崔有華

并有父母及祖父母喪發引先後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 及墓

設靈幄主人男女位次并論

朽淺曰尸柩與靈幄非所分異故在家靈座設於尸

南及墓則柩在壙南故設靈幄於墓道西南向盖尸柩靈床本為相屬故也主人男女之坐不離於壙之東西則於靈幄內雖不設哭位而靈座近在壙西豈曰遠離乎哉今雖從俗設哭位於幄內而其禮當如壙東西之位答李成俊

問親賓條註男東女西會通云此婦人是親朋婦女成文憲南溪曰應是親賓之男女據禮喪家婦人尤當

赴葬矣

問下棺前孝子位吳益升尤庵曰似在壙東矣

### 設奠



遂庵曰及墓就幄無別設新奠而仍以發引時靈車所在之奠設之故無再拜之禮矣答韓德全

陶庵曰墓遠處則靈車至設奠云云似是新設而如墓所咫尺之地則雖用舊奠以行亦可也答李惠

引後窆前諸節

引後窆前仍用靈寢

問葬前設盥櫛之具而發引後不言靈寢一節世人或以家禮為證而不設者有之朴尚南溪曰引後窆前當仍用靈寢蓋尸柩尚在故也

葬日值先忌上食用素當否

問葬日即親忌云云南溪曰云云詳見上食條中值先忌上食用素當

下棺題主前弔奠

問下棺前弔奠大益升尤庵曰禮當事雖國君弔之亦當辭焉此時豈可致奠耶

問葬時主人位於壙東未題主前人若有來弔則於所在位拜賓乎崔願儒慎獨齋曰人若具奠物來弔主人似當就靈座之前而拜賓也



禮疑類輯卷之八



